



## 银面松鼠

□庞 羽

枪响时，我看见了樟树脚下的羊肚菌，褐色的，掩落在一行青苔和孢子植物里，像布满了血管、风干萎缩、大小洞眼的心脏。羊肝菌松茸汤清淡别致，羊肝菌烧辣鸡鲜爽可口，加一勺高汤，炖一只猪脚，慢火烹煮，猛火收汁，将牛肝菌泡温水2小时泡软，洗净，剪掉尾部硬蒂部位，切丝切粒切段，小红椒、小青椒、松茸、木耳，锅入油炒香，吊高汤添胶皮，最后加入这些干瘪撩人的小心脏。在枪响后的0.01秒，我在脑海里烹煮了一碗羊肝菌松茸汤，一锅羊肝菌烧辣鸡。热气腾腾时，我看见林老师眉毛下的两个弹孔。

林老师拎着我走，脚步尖而细，面孔像一盘铁疙瘩。我敛着脚，大气不敢出。在树枝草丛中，林老师吁一口气，把我松开。我捂着嘴喘。等喘尽了，我往叶子缝外窥看。那三个人已经不见了。我坐下来，想把那些胀破的毛细血管都抽一抽。头顶上的树叶窸窣窣窣，林老师凑了过去。我稳住心神，想起来之前林老师说的，此行多艰。

林森木的一袭白褂，金大出了名的清汤面。无论是解剖小白鼠还是活剥小白兔，他都能保持上下白净。小白鼠的内脏丁丁卯卯，林森木把不染纤尘的白手套摘下。有些同学骚动了，他们约好去市中心吃火锅的。不过和别的系学生不同，他们不吃牛肚鸭肠。见多了，什么也不算，贪的不过是舌尖的一点辣，唇齿三瓣香。其他同学无动于衷，把有血污的手套扔进垃圾桶。林森木正正嗓子，想要说什么，又咽了下去。学生之间喧哗起来，三三两两地走出解剖室。林森木还站在那里。小白兔的脚突然抽搐起来。

我答应林森木，一半是看在他与我的情谊上，一半是看在中医院名额上。林森木选我做课代表，着实让我吃惊，相处了两学期，彼此也有颇多情谊。经常地，他发来邮件，让我通知学生们该做什么作业。有几次，他还请我去学校音乐吧喝咖啡。谈着谈着他又沉默起来，摘下他随身携带的白手套，放在朝南的位置。阳光落在手套上，闪现着不可思议的乳白色光芒。他说，他女儿要是还活着，恐怕和我一样大了。我不说话，也不发问，林森木一直是未婚的，有了一个女儿，也和我没什么关系。基于喝咖啡这点，相比那些吃火锅的学生，我和林森木，可亲近多了。而临近毕业，工作难找，林森木答应我，陪他这一趟，他可以帮我在中医院弄一个名额。我想，林森木要找的东西不存在，可是名额是存在的。于是，我们坐上火车，来到了平角森林。平角森林几无人烟，主要山形凌厉，地势多变，生物、气候、水洼都有不可预测的危险。林森木坚持里面一定有他要找的生物。我嗯嗯啊啊，满脑子想着中医院的合同聘用书。

我们是从铁丝网一侧的空隙里钻进去的。这一带是秦岭底下的一个小山脉，山脚下是中国南部，越过去后是中国北部。说实话，我还没去过山那边的黄土高原，想想走出去后，天地黄黄，飞沙走石，心底有一丝蛇游般静谧的害怕，还有蛙行般聒噪的欣喜。我才24岁，穿过这座山，我就去看世界了。

穿过几个铁丝网，我们也算进了平角森林了。森林里，鸟鸣恢恢，畜脚簌簌，剩下的声音，就是我们踏在落叶碎枝上的咔嚓声。林森木老师走在前面，我走在后面。四周有红果子、绿果子、黄果子。偶尔踩到一些昆虫蚂蚁的尸体，鞋子上多了几行蚂蚁。我靠着树干抖鞋子，林老师说：“嘘——”我定住了，树叶也心照不宣地垂下来。“听。”我悬着鞋子，头顶的树叶滴下一滴水，落在我脖子里，冷而冽。在秉持住的冷颤里，我似乎听见了，那个叫做“银面松鼠”的生物。

林老师坚持平角森林里，有他追寻半生的“银面松鼠”。他说，银面松鼠属哺乳纲啮齿目中的一个科，一般松鼠科分为树松鼠、地松鼠和石松鼠等，其中岩松鼠和侧纹岩松鼠2种是中国特有的动物，而银面松鼠属于侧纹岩松鼠的近亲，特点是全身银毛，眼睑短小，眼睛明亮，耳尖银毫突出，四肢细长，后肢较粗，指、趾端有尖锐的钩爪。尾毛银亮蓬松，常朝背部反卷。林老师说，

银面松鼠较为稀少，只在动植物史书中有所记载，一般活跃在秦岭下沿地脉一处，据林老师所说，在平角森林的可能性最大。

平角森林对外是不开放的，但并不妨碍这儿有死人墓。墓有一些年头了，看样子死了很久了。林老师不顾我的恐惧，在前面开山辟路。这儿令人恐惧的不只是墓，也不只是丰富的稀缺动物带来的偷猎人，更有一些传说。当森林与月亮的角度达到180度时，会有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。这些都是流传在金大的传说。因此，平角森林常被唤作“秦岭百慕大”。

枪响了两声时，林老师命令我抱着包裹，弓腰前行。枪声离我们不远，看样子那三个人摸准了我们的路线。我低声问林老师，我们会不会被杀。林老师愣了一晌，说偷猎罪不至死，但恐怕要我们也沾沾血。我头皮一紧。沾沾血，就是让我们落个把柄在他们手里。也许让我们杀一只熊猫，杀一只羚羊，更或者，让我杀了林老师，让林老师杀了我。任何一种我都是不愿意的。在这荒无人烟的森林里，把我们全部灭口，剖腹取心，挫骨扬灰，似乎都不是那么不合理。

我捂着自己的嘴，小心地踩过蘑菇、葫芦藓、地钱、鹿角蕨。林老师轻挪轻放，我也无声无响地跟着。很快，我们听不见他们嗦嗦嗦的脚步声了。我把心脏泵回胸口。林老师没有放慢脚步，折着手让我过来。除了踩到几只色彩鲜艳的虫子，一切都扑通扑通的，映照着重透明的心跳。

下起了小雨。淅淅沥沥，落在树头、枝叶、地面上。天灰蒙蒙的，所有光都是叶子上油亮的水皮。脚下的树枝软了，不再发出“咯吱咯吱”的脆声。我和林老师披上了便捷雨衣。天往寒里过了，一阵风过，我浑身起了激灵。天也不早了，林老师从行李里拿出包裹，支起军绿色的帐篷。包裹里的打火机着湿了，林老师从随身腰包里掏出一盒火柴，擦了几根，终于生了一堆火。我包裹里有一些压缩饼干，就着壶里的水吃。太冷了。林老师不知在哪儿弄了一个青色硬壳的瓜，拿石头一砸，去除瓜囊，在积水里洗一洗，就成了一个瓢。我们把水壶里的水倒进去，架在火堆上加热。柴火也有点湿，烧起来呛人。我从包里取了路上摘的羊肝菌、松茸，插在木枝上烤。林老师像是着魔似的，告诉我一个故事。当年，他4岁的女儿告诉他，有一种生物叫做“银面松鼠”，银色的、蓬松的，只要找到它，她就能痊愈。林老师没有当回事，女儿也死了。菌菇的香味蔓延开来。火衬得林老师的脸忽明忽暗。夜空爬满了银色蚂蚁。

我醒过来时，已是晌午。帐篷已经破了。站在我周围的有林老师，还有各持一把枪的三个猎人。高个攥着林老师的胳膊，把他摔在我面前；胖子举起一把枪，瞄准林老师；矮个上前一步，踩住了我的胳膊。高个发话了，今天5个人在这，只有4个走得出去。我看着高个，想必那张熊猫皮在他结实饱满的包里。高个问我们来这里干嘛。我说来找一种生物。高个顿时来了兴致，问是什么。我不说，看着林老师。胖子把枪抵到林老师的太阳穴。我举起手：是松鼠，银面松鼠。

到底我们5个人都走出去了。高个对银面松鼠很感兴趣，他既垂涎于那张小小的、银色的皮毛，更清楚皮毛背后的价值。银面松鼠，多稀罕。亏得这个不知何处的小东西，保全了我和林老师的命。林老师悄悄对我讲，耿火秋，尽力拖，尽力拖，找准时机开溜。我暗暗点头，又和高个讲了银面松鼠的习性、作息以及经济价值。高个被我唬住

了，用枪顶着我，让我在前面开路。胖子问林老师，这个松鼠会在哪里出现。林老师说，银面松鼠喜阴、耐湿，常常在河流、水洼附近的果树上。高个信以为真，挟着我往河流方向跑。树木开始稀松，水流声越来越近。

开始，高个捏紧了我，命矮个和胖子上树寻找。过了会儿，他也有所松弛，边骂骂咧咧边用枪柄在树叶中拨，拨出一簇簇没来得及落下的黄叶子。矮个说，看见了，一个银色的小影子。胖子说，他也看到了。高个示意他们小心，别吓着了松鼠。这时，不远处传来“扑通”两声。

林老师在前面游着，我匍在水里，凭着直觉前进，不敢出头。等三个人反应过来了，水里开始冒水花。子弹斜着射进水面里，发出促促促的声响。我大气不敢出，就往前面游着，子弹擦过了我的腿肚子，有几条鱼扑面而来。

向晚了，一轮银盘端在深蓝色丝绒桌布上，几个面包屑散在周围。好一会儿，我才明白那是个四方形的天空。再把瞳孔往外拓展，是一个棚子。再拓展些，我看见了墙壁、挂钟、悬在半空的一把枪，和一个正在起火的背影。我舒展舒展胳膊，挪开身上的被毯，脚小心地在吊床上摸索鞋子。月光从四方形的天空里倾泻而出，照在我赤裸的脚踝上，像雪山上的小山丘。不知怎的，我心里泛出孩童般的欣喜。

月光笼罩着森林，也笼罩着大地、天空，以及半个地球。蝉翼包裹了树叶，云朵飞上了树梢。远处似乎有狼在嗷叫。天上的星星变幻莫测，巨蟹座变成了天蝎座，启明星与长庚星一起闪耀。万物静寂，只有篝火燃烧发出的“哗破”声。我朝着那个背影走去，惊起了一片蝙蝠。

平角森林里有一个小屋子，我也料想不到。是谁在这儿生火作息？我攥紧了自己的拳头。篝火升大了，背影的周围，镀上了一层明亮的红晕。我走到他背后。背影还在往篝火里添柴，白色的发丝燃烧成为红色。我酝酿着，开头说什么话。背影喃喃，我已经60岁了，火秋。

我看见了背影的正面，一个疲倦的、沉默的老头。眉眼里有几分熟悉，就像离平角森林很远的城镇上，那些一辈子郁郁不得志的老人。他说，他叫岳山岭，和这座森林相处了20年了。我问他，可知怎么出林子？老头笑了一下，随心，就会走到心之所向。我又问他，有没有看到一个40岁左右的中年人，他也在河里游着的。老头朝我笑了一下，不置可否。我心里顿时沉了一下。三把枪，密集子弹，我逃出来了，林老师未必有这么幸运。

老头用青皮硬壳瓜瓢给我盛了一瓢水。我问这种瓜叫什么。老头说，这种野瓜，森林里到处有，不能吃，也没毒。篝火里烤着一些羊肝菌，老头把熟了的给我吃。我咬了几口，看着脸部丘壑纵横、炽热而平静的老头。老头跟我讲了一些故事，什么小白兔大灰狼，还有一个小姑娘回家的故事。小姑娘喜欢她的家，喜欢她的爸爸，喜欢她从未露面的妈妈。她画过许多画，都是一些奇妙的景象。她爸爸问她画了哪里。她说那是她真正的家。我问老头，小姑娘画的是什么，老头摇摇头，都是一些长耳朵大尾巴、颜色奇怪的东西，它们在地上跑啊跑，在树上跑啊跑，在天上跑啊跑……

吃了一些东西果腹之后，我站起来消消食。说实话，这里离河流并不远，林子里也静谧。除了一些倒挂的蝙蝠，这个林子看上

去无毒无害纯天然。月光洒下来，我不觉得恐怖。但想起林老师，也许他已经沉睡水底，也许他逃出来了，正在某个角落继续寻觅银面松鼠。月光继续洒下来，有一瞬间，我觉得平角森林要飞起来了，它最明亮、最安详的河水，正和月亮拉扯着不可思议的180度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拍打着自己的双手，就像起飞一样。

回到小屋子，我看见了屋子旁边一个长方形的坑。我问老头，这个是干嘛的，蓄水吗？老头漏出黄色的门牙：埋水、埋米、埋人的。我抖了一下。老头问我，你来平角森林干什么的？不会就为了这一口羊肝菌吧？

天不亮的时候，老头把我喊起来。昨晚说好的，老头陪我去找银面松鼠。这一带森林他最熟悉。然而我愣住了，他穿着灰不拉几的夹克衫、裤子，而手上，却是一双干净、洁白、簇新的白手套。我感到恐怖，不敢去问他。他自己却举起双手：河面上飘来的。

鉴于我昨天的经历，老头带上了墙上的那一把枪。他说，平角森林偷猎的不少，活着回去的寥寥无几。那三个人见你目睹了他们猎杀大熊猫，不可能轻易放弃的，除非他们力竭而死。我咽了一口口水。老头在前面走着，时而折着手让我过来。

越往里面走，植被的色泽越鲜艳，地钱、鹿角蕨也少见许多。我问老头，我们在哪里走。老头也不回，说什么生命短暂、世事无常的。我不说话，瞅着周围色彩斑斓、奇形百状的动植物，心里生出藤蔓，绕着老头手里那把枪。

夜深了，老头支起了军绿色的帐篷。一路上，我们采了不少果子蘑菇。老头在升篝火。我在水洼里洗蘑菇。等篝火冉冉时，我一屁股靠着老头，也靠着老头手边的枪支。老头把蘑菇插在树枝上，边烤边沉默。我又往他身边凑近了些。我问老头，为什么待在这个森林里。老头说，你看到的不一定是真的。你知道平角森林的传说吗？我摇头，说只知道180度的月亮。老头又笑了，说，你知道进平角森林到出平角森林，需要多长时间吗？我摇头。老头笑了：20年，整整20年。小伙变成大叔，大叔变成老头。

篝火升大了，映照在我们的脸上。老头的影子被拉得很长，而我的影子飞到了天上了。哗破哗破的，还有风摇晃树木的沙沙声。蘑菇都烤完了。我又往老头身边凑了些。老头望着我，我迎上笑脸，说我知道一个故事。有一个小姑娘4岁时得了癌症，她的父亲是一位副教授。病发时，女儿很痛苦，稍微缓和一些，女儿就说，只要找到某种动物，她就能痊愈。如果她死了，让她爸爸带着20年后的她，找到那个随着180度出现的动物，一起杀了，她就会回来。后来女儿痛不欲生，父亲给她注射了20倍的多巴胺，然后把她埋葬在一个长方形的墓坑里。说完，我瞥一眼发愣的老头，一下子扑向那把枪。正当我快要触碰到那个冰冷的物件时，老头一个鱼跃，踢开了我，架起那把枪：去——到帐篷里去！

森林的清晨异常清新。帐篷外没有人，篝火也成了一堆灰烬。我随着自己的心，往前走。动植物的颜色逐渐转淡，我脚步凌乱。逐渐地，我听见了水声。前面是那条河，我心知肚明。树木稀少了许多，我似乎听见鱼尾拍打湖面的声音。

站在湖水边，波光粼粼。我想起了那些传说，在平角森林里，渴求越重的人，老得越快。所以几乎没有人能从这里出去。湖面泛起银光。我又想起20年前的事情。那时我4岁，父亲说，他要出门去一个很远的地方。我问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他，他说，20年后，等找到了银面松鼠，我们会再次见面的。

我的身后传来粗重的呼吸声，还有枪托在地上滑动的声音。是高个？矮个？胖子？我不想去猜。呼吸声越来越近，这个声音，仿佛戴上了白手套，把我架在手术台上，打开血管，剖开肝脏。我不去理会，只是看着静静的湖面。湖面一片温柔的银，涌动着、涌动着，我知道，那是无数只银面松鼠，在里面游泳。